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湛園集卷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金彦茵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七

湛園集　　別集類六　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湛園集八卷

國朝姜宸英撰宸英號西溟慈谿人康熙丁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初自編其文為湛園未定稿泰松齡韓菼皆為之序此本為黃叔琳所重編凡古文八卷又湛園札記二卷宸英

少習古文年七十始得第績學勤苦用力頗深集中有與洪虞鄰書論選兩浙十家古文事謂兩浙自洪永以來三百餘年不過王子充宋景濂方希哲王陽明三四人其餘謝方石茅鹿門徐文長等尚具體而未醇不應浙東西一水之間一時至十人之多不欲以身厠九人之列蓋能不涉標榜之習以求一時之名者故其文閎肆雅健往往有北宋人意

亦有以也是集前二卷皆應酬之作去取之間未必得宸英本意然梗槩亦略具於斯矣集末札記二卷據鄭羽逵所作宸英小傳本自單行今亦別著於録不入是集焉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湛園集序

余友慈谿姜子西溟負耿介之氣介潔自將與世寡偶獨好觀古人書每比次其行事而論其是非成敗得失必準諸理辭盡而意沛若有餘其他所為文字俱不苟隨人高下近世作者未有能或過之者也西溟以精舉子業屢躓有司愈不喜詭隨弋獲前年已有以其名上聞者會格於例旋報罷故余嘗謂西溟嗜古近癖而不能與時文定其榮辱之數名達九重而不能與流輩爭

其一日之遇西溟閒之殊不以介懷也日就余言古今文字有一定之的雖銖毫分寸不可踰越若學者則務與年俱進與時俱變耳終其身無得止法也以是益發憤欲盡屏人事并力以從事此道會奉有纂修之命治裝北上裒其前後著為一集而中所芟汰者不下十之三四集成將挈之以行余視其才力雄富而一規於法擬古作者分量愜愜有餘地然猶自署為未定藁即其志可知矣無錫秦松齡序

湛園集序

余識西溟先生三十餘年矣固未能盡知海內之賢豪默數所及見以為不可及無如先生者而所如之窮窮且久久益自疆益不售亦無如先生蓋三十年間人事之變化多矣姑勿論貴遊子弟挾其聲勢氣力弋取功名意滿以去即窮老失志羈孤侘傺不平之士屢蹶久困場屋中晚乃終得一當以不負其豪於平生者比比也而先生乃獨如故夫窮亦何病然至斯極矣先生負

氣至高不肯浮湛俛仰豈亦有嫉而擠之者與廼輙相左如此可異也方徵博學鴻儒時廷臣得舉所知余亟欲以先生薦院長葉文敏公約同署名會公宣入禁中待之兩月及余獨呈吏部已不及期矣睢州湯先生後主試浙中歎息語同事暗中好摸索勿誤失姜君竟亦不能得也自是之後每榜發諸公無不以失先生為恨至乃名徹

聖主之知而冥冥之中卒或尼之與夫誦南山之句傲

逆旅之中者其不遇更奇而深足悲也然先生一不以
介意益肆力於詩古文辭抉其高潔軼塵之骨韻而出
入斟酌於古大家一句字之未安不輕出也久之自定
其古文若干首猶名之曰未定稿問序於余余竊謂夫
恃才睥睨意輕一切者多也衙官北面大兒老兵詎長
風流徒資儇薄丁敬禮有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王
文憲嘗出所作屬任彥昇改定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
文章於道未為不尊知之寸心俟諸來者豈易言定乎

先生蓋孤詣入微而用心益細也其意直追古作者上下惟恐有毫釐鈌漏未滿之處其取精可謂奢而亦已貪矣造物之所予不能兩有而於才名尤靳焉成此戲彼其窮故宜即使遇亦未必不窮古之取上第為朝官而以文章自名者其顛頓狼狽豈少哉嗟夫窮達何足言正悔不讀書耳如先生者足以樂而忘老矣長洲韓菼序

湛園集卷一

翰林院編修姜宸英撰

序

恭頌

巡視淮河

臨幸江浙詩序

臣聞巡狩著於虞周有五載十二歲之别肆覲徧於方

岳垂陳詩納市價之文雖時有不同而舉無非事要皆法天行之不息求民瘼於永寧為神聖惓惓之至意也然或千乘萬騎之紛馳必致諸司供設之滋擾欽惟我皇上德光上下治洽平成文物聲名丕觀謨烈之盛干戈撻伐無殊締造之奇至化翔被於無垠休徵協應於有象惟是淮揚下流為河漕要地往者

巡遊至止上廑

宸衷捐內帑以鑿中河歷海壖以疏下淤漕既無虞河

行就理至今而上湖
南巡之歲月又曠歷十年矣水勢不常浸成下潰民方
憂乎堯墊
帝旋切乎禹思爰降
明綸
躬親閱視以今年二月癸卯吉辰恭奉
皇太后鑾輿南幸兼以省觀民俗上悅
慈心同黃姚東狩之期爲青陽布令之始舟皆魚貫岸

絕騎行迺裹餱糧悉先儲峙驛遞無頓置之苦役夫豈扉屨之資是以所過郡邑桑柘之行列不亂市肆之闤闠寂如雞落聲讙與櫂謳而偕沸旍倪目送隨帆影以俱長然後

駐蹕河干沿流上下

命司空以授方畧約河伯以就疏排經畫必出於萬全無容苟且而貽事後之悔隄防悉期於可久勿恤多費而煩再舉之勞既喜行地有時猶恐民天未足

詔截漕糧先後二十餘萬石賑貸各被災州縣銀米無數慮如此其周也德如此其厚也於是吳越父老望幸益勤縉紳大夫連章上請
皇上俯念而憐之乃不辭遠涉曲狥其意躬奉
皇太后渡江而南歷覽山川祇奉
色笑顧以沿途所見閭閻生聚視昔少殊謂有司撫字之未周則奬廉懲貪以肅官方蠲稅停征以蘇農困裁

征關之浮額旅集千航罷煮海之增輸烟開萬竈寬罣誤赦眚災以啟人為善之塗廣生徒校騎射以闢人功名之路而且敬修前代之陵寢優賫百歲之耆詆詔旨朝宣溫文軼於西漢封章夕發旰食過乎周文褒賢德以降

宸章盡是麗日輝雲之翰墨對江山而發

睿詠無非高天厚地之襟懐盖

皇上體德惟乾視民猶子

聖學邁隆於千古
神謀卓絕於百王而又本之於至誠推之於大孝所以
鑾輿未届而童叟歡迎
翠葆將旋而攀援載道興盛事於十年之内沛
恩膏於三月之中河淮既已底定齊魯悉被沾濡自古
帝王過化存神之妙誠莫盛於今日者也 臣向因編纂
之餘謬應射之選恭荷
皇上念 臣老生食俸有日拔之儔輩置以殊科自愧衰

庸報稱無地謹製七言律體八章上祝
皇躬之仁壽敢竊比於巵從如親覿乎光輝執卷多慚
濡毫增悚

恭製蕩平沙漠愷歌序

臣聞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其不得已而用兵非為生民
除患害萬世貽治安則勿舉也我
皇上文武聖神之德度越前古自
御極以來削平三蘖内消藩鎮尾大之虞開郡海疆外

控扶桑萬里之國
神樞闔闢出天潛地
廟算指畫雷動飈馳固已遐至邇安中外褆福垂卜世
無疆之祉矣厄魯特噶爾丹者向蒙
國家覆庇厚恩不知感激反肆其爪距屢懲不悛
皇上於是惻然思為民除之以為寇不可長不一勞則
不永逸也乃上稽於天內斷於心遂下
親征之詔令所司儲峙既周分師三路

帝車中運禡牙之日祥風來應軍行出境屬國羣膽自

初發迄於

回鑾首尾纔八十日已絶大漠渡克勒河朔徧躪賊境至於托諾山逼巴顔烏喇賊方驚我師從天而下喙奔不暇而

皇上所遣西路大師已分師逆擊大破賊於昭木多地方矣夫親屈萬乘之尊遠臨絶轡之野勞身損膳以為民攘患至仁也大計一定不撓衆阻不避艱險平行大

漠若從枕席上過師黄鉞一麾所向披靡三月之間頫成掃蕩至勇也若至選將授律决勝帷幄因機制變鬼神莫知此非天下之至明極聖不足以與於此臣草茅下賤蒙

皇上拔置史館纂修明史復分纂

大清一統志屢因

顧問及臣名字至今糜俸一十五年念

君恩深厚未知圖報之地值膚功告成還師飲至普天

率土無不額手稱慶喜遇昇平若夫作為文章以敭揚
盛烈 臣忝列詞館亦與有職焉謹案周禮大司馬王師
有功以愷樂獻於社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愷樂愷樂
者即後世鐃歌鼓吹之所本也漢世謂之愷歌 臣愚不
敢妄擬前人之作自同雅奏輒製成愷歌十章雖辭義
淺薄懼不足以發皇
聖功萬一特區區歡愛之誠懷不能已或亦使天下之
仰懿鑠希末光者謂 臣身依輦轂耳目所親聞見以視

他日金石之奏竹帛之傳亦有足考信將來者也謹稽首頓首撰列如左

東祀草序

丙子秋

皇上北征凱旋以祭告武功之成遣使四出翰林院侍讀學士溧陽史先生奉

命祀少昊帝堯陵寢先師孔子闕里當是時先生之不出京師十有六年矣自釋褐中秘校書內殿起居在鈎

陳豹尾之間枚馬之賦頌蘇李之應制其餘遊覽登涉未數數然也及乎攬轡出國門雲山入目奇思橫流數

銜

命就道之日至訖事還朝共得詩六十四首其祇謁陵廟則肅穆峻整憑弔山川則俯仰悲壯酒塲文會之激昂而趣逸思親懷遠之悽愴而情深體擅衆美不主故常然先生之詩實非有變於前也獨其天然自得之趣根柢於性靈藻繡於學植至是而始暢所欲言耳張燕

公王右丞豈曾學為山林枯槁之習哉乃燕公居岳州所作音調悽婉俗騷人之情思右丞望春興慶陪宴從游與其輞水雲溪竹洲花塢之逸興何以異哉蓋古之達人君子以泉石煙霞為性情之窮之顯無往不存雖然使山林枯槁之輩終日含毫以求肖其所為蕭散閒遠者而已不勝其寒窘之態矣況於清廟明堂煌煌巨製其可矯而為之與今

聖人有道區宇寧謐二三儒臣出奉簡書入資啟沃以

發為詠歌藹然治世之音天下將有想慕其遭際之盛如在皇古邈不可即者顧某以老生淺學猶得逡巡其後辱先生復命之序出其荒蕪之辭以竊窺見夫作者之意旨何其幸也

史彙序

太史公司馬遷變春秋編年之例作為史記後史家皆倣其體而因史記成書者又數十家或發明義例或詮釋音韻或訓詁名物皆得以其名自列於後世江都前

孝廉元長先生之史彙亦是類也孝廉分史記所載為十集立治原正學將畧諸門文與事各以類從使讀者知太史公所作其關切於治道人心如是其不茍可謂司馬氏之功臣然遷遭難困辱自序其著書之旨歷引文王孔子以及屈原左邱明孫子呂不韋韓非之徒而曰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孝廉遇時變遷鑿坏肥遯者三十年所寓意惟在此書此與太史公著書之旨何異而

孝廉之苦心尤有難與流俗人言者讀者當自得於文辭之外也孝廉有孫曰繩武字存恕懼手澤不傳徧求於有力者謀梓其書以與余有文字之知故不遠數千里來請為序史公之後惟外孫楊惲有聞譽孝廉遂有象賢如吾存恕者此可謂幸已

晉執政譜序

古之賢執政相繼於時傳累世而不絕者未有若晉之盛者也蓋晉以上卿將中軍執國政必博謀於衆而後

用之故其舉不失而自文襄以後世為諸侯盟主者無他以執政之得其人故也按春秋傳晉執政終春秋之世十有九人文公四年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舉郤縠曰說禮樂而敦詩書城濮之役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上德也箕之役先且居代父將之蒐於夷用狐射姑而陽處父復蒐於董而廢之立趙盾焉其重且難如此趙盾之後次郤缺次荀林父次士會次郤克次欒書次韓厥次荀罃次荀偃次范匄次趙武次韓起次魏舒次

士鞅次趙鞅以終春秋而晉亦分矣凡此十九卿者大半皆晉之選也當是時與晉匹者莫齊為彊而高鮑之族無聞焉楚置令尹其世數姓氏皆可考然賢奸互用治亂相半不得與晉比晉自趙文子後政在修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則執政之權始移於大夫矣大夫多修求欲無厭其獘皆始於執政韓宣子受州田於鄭而易之欒氏范獻子取賂於季孫晉是以失諸侯楚囊瓦私裘馬之利因唐蔡二君二國叛之幾至亡國則皆

貪利階之禍也甚哉利之為害於人國也蓋執政好利
則百官尤而效之將惟利之是圖下以浚民之膏而上
以奉君之欲則其國必貧執政好利羣臣皆貪冐無耻
則風俗壞而尊君親上之誼衰攘竊盜賊之禍作士大
夫廉耻不立小民廹饑寒輕犯亂則國幾何而不亡趙
文子遊於九京曰吾所歸者其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
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而文子亦生不交利死不屬其
子焉是以能光輔晉國夫范宣子贄執政也子產猶戒

之以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況下此者哉余故比次郤縠以下綜其行事而譜之觀其所以盛跡其所以衰詩曰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晉之盛衰亦有國者之明鑒也可不慎夫

唐賢三昧集序

新城先生既集古五七言詩各如干卷復有唐賢三昧之選蓋選五七言者所以別古詩於唐詩也然詩至唐極盛矣開寶以還盛之盛者也選唐詩三昧者所以別

唐詩於宋元以後之詩尤所以別盛唐於三唐之詩也昔夫子刪詩不斥鄭衛而三百篇中有淫辭無俚辭俚之病至於無所不盡既無蘊藉停蓄之意于中則其于言也求其依永而和聲必不得矣夫鄭聲之宜放以其淫也然其聲故在也詩至於無所不盡而俚將并其聲而亡之而風雅委地矣故朱元晦謂今人之詩如村裏雜劇誠惡其俚也然今人之厭苦唐律者必曰宋詩且以新城先生嘗為之此知其跡而不知其所以跡也先

生自序此選謂别有會於司空表聖嚴滄浪之旨錄盛唐詩尤雋永者自王右丞而下得四十二人近時能詩家每極論嚴以禪喻詩之非而於高廷禮之分四唐則按以當時作詩者之年月而駁之曰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亦盛亦初錢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夫詩不可以若是論也余以毛詩考之作誦之家父見於桓公八年來聘十五年來求車為東遷以後之人矣其於詩也不害其為小雅黍離行役之大夫及見西京之喪亂嘗

為東遷以前之人矣其於詩也不害其為王降而風故初盛中晚亦舉其大概耳而盛唐之詩實有不同於中晚者非獨中晚而已自漢魏及今有過之者乎蓋論詩之氣運則為中天極盛之運而在作者心思所注則常有不及其盛之意所為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言有盡而意無窮擬之於禪則正所謂透徹之悟也不求之此而但廓落其體規取浮響慢句以為氣象而托之盛唐此正嘉來稱詩者之過也於前人乎何尤或曰然則唐文

之與詩何如曰論詩於唐以後與文不同古文自韓柳始變而未盡其徒從之者亦寡歷五代之亂幾没不傳宋初柳穆闡明之於前尹歐諸人繼之於後然後其學大行蓋唐與宋相賡續而成者也詩至中晚已小變王元之輩名為以杜詩變西崑之體而歐蘇各自成家西江别為宗派至南渡而街談巷語競竄六義其間能以唐自名其家自放翁石湖而外不可多得或者謂反不如西崑之浮艷其聲存也然則是集成而復唐已墜之

響於千有數百年之後庸詎非承學者之甚幸哉余聞
先生里居著文溢百篇嘗謂今之學唐宋為古文者逐
貌而失神余文所以矯其獘意者論文於今日亦其當
變之會乎乃余數請而秘不以出也故今所論列止於
此

奇零草序

余得此於定海命謝子大周抄别本以歸凡五七言近
體若干首今久失之矣聊憶其大概為之序以藏之嗟

夫遠塞風寒羽書旁午身歷戎行而沉星隕氣於窮荒絶島之間猶能自出其光焰以為有目者之悲喜而幸覩雖擯抑於一時要以俟之於百世欲使之終晦焉不可得也客為余言公在行間無日不讀書所遺集僅十餘種為邏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間者此集是其甲辰以後將解散部伍歸隱於落伽山所作也公自督師未嘗受强藩節制及九江遁還漸有掣肘始悒悒不樂而其歸隱於海南也自置一桿賫糧其中誓糧盡而死邏卒

至門忽有二猿跳躑哀鳴牽裾凥之公乃毅然出就執既被羈會城遠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販賣餅之兒無不持紙素至羈所爭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錢喜為請乞公隨手揮灑應之皆正氣歌也讀之鮮不泣下者獨士大夫家或頗畏藏其書以為不祥不知君臣父子之性根於人心而徵於事業發於文章雖歷變患愈不可磨滅歷觀前代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武帝曰粲自是宋忠臣何為不可歐陽修不為周韓通立傳君子譏之

元聽湖南為宋忠臣李芾建祠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孺書者此帝王盛德事為人臣子處無諱之朝宜思引君當道臣各為其主凡一切勝國語言不足避忌余欲稍掇拾公遺事成傳畧一卷以俻惇史之求猶懼蒐訪未徧將日就放失也悲夫

尊聞集序

韓退之集序文者貫道之器先儒駁其本末倒置是已然所以謂文為末者文不與道俱故也善乎濂溪之言

曰文所以載道也文非道何以載道輪輹飾而不為虛車者以其所載者道也其載之者亦道也文特其形而下者耳豈得謂道自道文自文乎然車不載物始謂之虛車任有物焉充之斯不虛矣文不載道而詭譎誕漫淫豔剽竊之詞勝雖有載焉豈得不謂之虛言哉既謂之虛言夫其離道愈遠也而鄙之為末宜矣今之為文者大抵有二其為詭譎誕漫淫豔剽竊者常薄儒先之說為無用用之不足以成家而見為迂腐及視其所為

按之其中無有也矯其獘者奉一先生之言亦步亦趨惟恐失之而不知有超軼絶羣者在謂其中蓋有物焉則亦無有也若此者猶不得謂之虛車已乎尚書澤州說嚴陳公病之公之為文也其初涵泳於六經四子之書排二氏之虛妄斥儒家之異論一折衷於新安朱氏而擇其尤粹者以立之本於法則左國先秦兩漢朱子之書無不取於體則唐宋元明之作者參伍焉無不備猶未敢以自信也久之集始出合詩文經解雜著共得

八十卷某受而讀之見其理㴠於中而文暴於外其所言者皆得乎性情之正而所述者無非仁義道德之旨也則可謂富哉信乎其為載道之文歟雖然夫無所於載者謂之虛車可也車既飾矣載既美矣執策者從之或東焉或西焉或南焉或北焉雖終日馳不至矣公方以道濟時其篤於踐履發於事業而施澤於生民者孰非其文之至其所載於冊者此是也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從其道而隨所之焉雖重且遠有不至者哉讀是集

者可以慶公之遭而無病於道之難行矣

日下舊聞序

古地志九丘之所述土訓誦訓之所傳不可得而聞矣禹貢於帝都首列冀州僅兩言而舉餘州所至可知其境界因以見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此書之體例也商頌稱亳都曰景員維河景景山河大河員言大河之旋繞於山文僅四言而山之高大水之縈迴形勢之雄壯險固俱粲若指掌此立言之法也文王治岐及豐二

南所咏多在江沱汝漢之間無一言及於岐豐土俗者舉遠可以見近也盖詩書之言約而該其旨微而顯而志有地理為史家者流義取詳覈辭有不必然者余觀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多且久莫如關中今則燕京而已關中自漢黄圖外若葛洪薛寘蕭貢之所輯無慮數十家獨唐韋述所譔西京記宋宋敏求演之以為長安志十卷最稱淹博若燕蓟都於遼歷金元及明更世七百餘年其名雖燕舊而西自恒山滹沱易水以屬之邯鄲

為趙地西南漳衛為魏及邢衛之境東南自大河附之海為齊接壤蓋奄有數國之封畧故其所録不得不廣其建國於五代搶攘之際非有周文武成康之基業與秦漢隋唐以來聲明文物之舊也而故典缺如蒐輯者尤難之友人秀水朱君竹垞檢討居京師久乃博採經史子集幾千卷及游覽所至所訪聞於遺賢故老者集之為日下舊聞分為十門揔其卷得四十有二間以己意辨論其疑似援據精確辭雅意暢前此未有其書也葢

自郡國寰宇之有記至元始編為大一統志明踵而修之其所載者天文分野戸口貢賦山川城郭宫室坊市津梁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夫各郡邑之人物土宜亦云紀其大凡而已矣若夫歷代遷徙因革之不同風俗好尚圖史金石彜器淵沈土瘞山銘塜刻之剥蝕殘脱而僅存者人妖物眚仙釋怪誕虞衡之所志靈異之所錄禽獸草木詭形殊狀非是書不備也誠能倣其例於十三布政司志各配以是書行之志為之經此為之緯識

大識小兼羅並蓄學者一開卷而坐見六合之內極古今之變豈不甚快惜乎竹垞已老而作者之不易得也是編掇拾止於前數朝軼事然觀其所述非徒以侈浩博也其於世運隆替君臣謀議政治民風得失之故瞭然矣法戒之實不在是與其以翼經而補史之所不及者尤作書之深意不可以不察也

姚石村南遊日記序

初虞山姚子石村赴粤東觀察蔣使君之招以甲子歲

八月自金閶發舟十月抵粤省署又一歲還吴道途往
返所經必有詩詩必先以小序指次分明詳畧有體名
爲南遊日記以投余於京師余纔一開卷而江山萬里
恍然入目此豈非所謂摩詰詩中有畫者乎石村故善
畫昨余過慈仁寺海棠院見其畫壁老松排空偃蓋蚴
蟉奇特趙恒夫黄門書側謂石村與王石谷山人俱出
虞山同師指授畫格故不相下今石谷名重天下而石
村旅况寥落如故故時令其畫壁以當子昂之琴其為

名流愛重如此然黄門之所賞猶以畫也余觀石村詩雖不工於畫亦自有足傳者獨蔣觀察序以奉命繪輿圖特招致姚子董其事又不知觀察之所賞於石村者究竟於余與黄門何如也觀察下世久石村尚存其序於集中蓋已不勝一人知己之感矣

萬青閣全集序

君子之立言也内必有其實之可循外必有其事之可據内無其實也外無其事也然而其言傳焉則君子勿

貴也況乎其言之斷斷勿傳也亦終歸於無有而已矣所謂實之有可循者其理足乎已故其詞溢乎外若宋儒先之説關閩濂洛之書尚矣所謂事之有可據者其見利害明故其決成敗審若趙營平之議兵事賈長沙陸敬輿之言治道是已是人者非今所尤急急求之者與令觀趙給事恒夫所著書其幾是與給事初仕為交城令令歲夏從弟友棠為晉遊自交城來為余述其邑中父老言邑境聯塞距河綿亘一千里自明季寇

盗盤聚積為三晉害累任玆土者喋不敢問幸倖滿無
事去自前令趙公至即計除賊既鉤得其姓名與所橐
橐部署已定一日大會飲賓客密諭司吏者促其籌夜
中報五鼓客未散裝出門佯為閱軍於邑西之静安堡
者雖所偕將卒逮丞尉俱不知行四十里黎明休軍始
下令分騎步入山搜勦賊偵者官軍不由西路乃從北
入遂大驚相告各奔潰墮崖塹死無算留二旬盡誅其
頭目二十餘人餘或死或降無脫者而民間寂若無聞

百年大盜根株盡拔邑遂安枕至今復欲為民開高離山鑿巖石一千餘丈通水道出之龍門渠溉田十萬四千餘頃功未及成而去而生祠遍邑中猶尸祝之不絕也余聞之而嘆曰明之末季盜起秦晉交靜諸山逼處太原左掖尤為淵藪當時經畧督撫大臣輩出撫勦失成算寇起一方蔓延楚豫卒之糜爛徧天下使得給事者一二人付之兵柄相犄角其間則皇甫真朱儁恢蕩之功不難再奏惜乎給事所試止一邑其生時之幸而

不可謂非其才之不幸也其所上當事書及檄移案牘言用兵方畧賊平善後事宜條晰動中窾要發越震掉文采横溢彼豈暇沾沾為文士之習哉不期文而文自生者所謂利害明而成敗審也君既以功擢郎署改授諫垣會有謠諑翩然遠引既

上知其枉詔起來京猶偃息寓園往來信宿僧寺閒與客把酒賦詩鬬奇角險一韻或疊至數百首不止或者謂給事於世非果恝然聊藉是以耗磨其壯心然耶否

耶然觀其窮渺巉刻而一本騷人之旨其中之所存必有深思而默會於文字之外者則請以俟後之君子

董文友文集序

余自去年冬即立意不願為文字將歸而鍵關以息吾志而未暇也余之所不願為文也嘗與董子文友言其故董子以為然昔元黄文獻公之論文曰作文之法以羣經為本根遷固二史為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此言約而能要宋文

憲公屢稱之以勵學者余少嗜書於古人之微辭眇義亦能時時獵取涉其藩籬既奔走於科舉之學十五六年見時之所謂科舉者非獨無藉於古人雖其音節之稍似則同輩者羣指以為譁笑不待試之有司而後知其牴牾也於是姑暫釋其所學隨時骫骳務悅於觀者之目乃學廢而所求益以不遂始自念得失有命少壯不可復得將竭吾之年歲以深探於六經之旨二史之法然後放而之於百氏使其發於文章而道之粗有聞焉

其可也然竊觀今之為古文者日益衆跡其所為又不殊於向之所為科舉之業者以號於人曰唐宋已西漢已特不知彼之所謂唐宋與西漢者果不盡非耶其已可傳耶今為科舉之業則吾滯而彼速化焉彼之變而為古文而可傳者安在其不可必也吾第歸而求之俟其學之至而確然有以自信於中毁譽得喪之不得而入如是者雖終吾身可也傳不傳奚有哉吾之所言於董子者如此今年董子刻其集成屬余為序余讀董子

之文稱引繁博根蒂經史吾之所欲為董子言者董子既已習聞之雖董子自視若不足然極之變化以要其至吾知其無易於是而已余與董子同應舉有司兩人年又相若乃董子獨能卓然自信成一家言不待余之久而知悔此則余之所有愧於夫人也

懐葛堂文集序

友人寧都魏徵君氷叔雖隱居不仕益讀書好觀古治亂之跡以逆揣其成敗得失之所以然所著書已畧見

其意者有左氏經世一編康熙戊午年或應詔以博學宏儒薦竟不可起有弟子梁君名份字質人徵君謂可以傳吾學者自徵君没後數年而君來京師出所爲懐葛堂集示余其爲書鉤貫經史包括古今以立言究其旨歸嘗慨然有濟物之意何其一似吾徵君也使梁君而得志則徵君之學得矣然君言師志退守窮約年過四十不求仕故其身愈困著述愈富今徵君没既久而其學愈重於天下者亦君之力也君嘗叅幕西陲著西

遊圖說未及成書適撫寧按察張公前駐節西安以千金資君縱遊塞上君以孱書生隨數騎結束出關徧歷河湟四郡以極之朔漠重地覽其山川城郭之險隘退而歷訊之老將戍卒得其可以資守禦習戰攻者凡用兵之地所至各繪之圖圖有說西塞三邊部落二千里之形勢瞭然在目是書余尚未得見以君平時著書所嘗聞於師者觀之則信乎其為有用之學矣夫智謀之士俛仰規畫乘時抵隙以赴功名之會亦時有所論述

及試之有效不效者其為己之私勝也苟利於己將不難緣飾利害冀以速售其說已爾君於世無所求於己無不足而又其識足以權變其筆力之馳騁足以達己見而言人之所不能言則其書之成以為世利益無疑也余滋喜徵君之得所傳因牵連及之

紅蘭室詩序

紅蘭室主人詩三種一紅蘭室集一玉池生集一出塞集與其容朱君襄顧君阜校讐既定都為一編凡若干

卷嘗考漢時賢王稱河間東平兩王皆好經書被服儒術然河間傳離騷東平能賦頌歌詩此外惟長沙廣川見於藝文志者辭賦數篇僅存其名而已蓋作者之難也竊怪唐以詩取士振風雅於六季淫靡之後哲匠代起四百年間而宗室有屬籍者其文辭轉不少概見即汝陽漢中兄弟與高杜諸公遊所謂文雅見天倫者宜其皆有之而至今篇什寥寥豈其先有而後失傳耶抑王侯之家聲色靡曼足以移易其志氣雖有文采過人

之姿亦將迷溺而不得出也今
皇上天縱神聖覃思六藝
睿藻所被雲漢昭而江河流其間左右珥筆賡颺之盛
蔚然翠一代之著作與雅頌比隆已惟是作屏
王室實有其人紅蘭室主人者乃先安親王之季子而
今王之介弟也自某留都下不敢輕有曳裾主人延之
至再不敢固守不見之義今年冬始隨使者至邸出其
所為三種集者酌酒而屬為之序竊不揣固陋評其詩

於兩集中體兼濃麗清逸者義山致光之遺調也奇情慷慨淋馳飈激而不可遏者出塞諸咏鮑明遠之跌蕩高達夫之悲壯也主人年少修謹學古之外無他嗜好尤愛禮文士與敦布衣之交見者無不厭心而去夫河間東平之得稱賢者惟其能讀書為善也而漢時諸王之名能詩者亦卒莫過焉今主人之賢其視漢二王無所遜則其發而為詩也固有不求工而不能不工者矣朱顧二公皆吳中號能詩家主人日與唱和覩禮之厚

甚嘗傳言引陳思王書百世而後誰定吾文之語請余掎摭其利病虛懷若此於詩方日進而未已也然則吾今之所嘆為絶工者庸知俟之他日不更有大異於今日者耶於以鳴

國家之盛業而躋斯文於兩漢之盛其自命甚重吾又何足以知之

古香齋集序

古香主人手輯其近詩自出居庸關至邊外憶友諸什

為出塞詩附以還京後諸作合之共為一卷丙子春
皇上親征漠北命主人駐守歸化城防寇奔逸路任親
賢賢也按歸化城在唐豐勝二州境主人與其從行生
徐蘭按之圖經謂陰山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為匈
奴苑囿今大同起西陽河堡邊外之山皆斥鹵惟此山
土暖而幽深夏多奇花卉山脉甚長知即古陰山也又
地里志朔州有連山其山中斷兩峰峻起名曰高闕亦
與今歸化城西北山所開之闕合王昭君墓在其地至

今其塚草木猶青云是陰山高闕皆在歸化城界内此昔趙武靈之所經營而秦蒙氏父子漢衛霍諸名將所往來提戈用兵處也主人治兵之暇按轡循行週視險隘在在皆有經畫遭逢

皇上神武天授師行出境捷書屢報謀臣猛將無所用其智勇因得以其閒與客登臨懷古風乾草枯之際極目蕭條思從中來每一詩成輙令壯士歌之其音調激昂悲壯聞者無不扼臂增氣志逐伊吾之北者及蕩平

既奏歸臥朱邸良夜桂苑清嘯泒引蕭然若不知有戎馬之事其自號谷園荷鋤而詩之閒曠恬適亦如之矣古之有道者隨時舒卷不滯於物即其所傳隻言片語猶足以宏奬風流而況乎處昇平之運以發為文詠之盛如是顧不足為論世者之慨慕也哉

燕山偶草序

余在都數聞於士大夫有素堂禪師者自南方來此雖寄跡方外性特疏放京師老儒夙將詩翁談客所聚處

多樂從之遊論經説劔茗飲而賦詩者坐榻中日以數輩師攘臂其間豪氣勃勃不自禁而皆醞釀之以為詩所居城西郭圖教精舍寺中戒律精嚴禪板肅穆師或時與客言詠至夜挽留不聽去笑呼聲出戶同侶至闔門驚避明日客去而詩成長篇短韻已藉藉播人口矣余自海淀歸枉道訪之師一聞余至相見遂如舊昔劉夢得論江右僧詩謂如么絃孤韻漸入人耳非太音之樂賈法曹行道苦吟垂老成就止傳五字豈若師之飀

景興生落筆泉湧滔滔有國士之風也師貌臞善病少噉余傳以涪翁服兎絲法逾月来報近胃强加飯日數匙矣計今身益健詩思亦當益雄然余以髮齒衰白嘗欲撥棄書卷棲心靜境師學佛者徒方將裒輯其詩沾沾問序於余何耶其言吾教中以無離文字說解脫相爲第一門事茍其足寄吾道雖謂之解脫可也即其所論詩有超於今之禪者一等矣

祭告紀行詩序

遼陽古幽州東界自漢開四郡歷代為戰爭地東漢崔亭伯三國管幼安邴根矩僑居甚久未有所紀錄而自唐以來士大夫之往來其地者題詠亦不多見何哉豈非以其僻處邊徼風土荒陋無以發騷人羇客之逸興而助其蒼凉懷古之思故雖今志乘家多方採輯亦無得而傳焉本朝肇基東土

陪京並建

陵寢宫闕所在周廬環列官廨棊置野有千掫館有饔

籲仕宦者指以為都會蓋聲明文物之盛視昔有加矣然風雅之作猶寂乎未有聞也歲戊寅秋今大鴻臚阮先生以通參奉

命祭告遼太祖陵出雄關經長城望渤海睇毉巫閭往返間得詩數十首壯言慷慨沉辭怫鬱雜以比興間以諷諭有風人之旨焉自此而風雅繼興有日矣然先生輶軒所至僅錦州太守所治地使過此六百里覩留都天險營建鴻麗感豐鎬之遺績慨然而賦比於孟堅兩

都平子二京之作顧不偉歟蓋吾讀紀行諸詩知其才之足為此不難又惜其限於所至地不得早為之也

王阮亭五七言詩選序

文章之流弊以漸而致六經深厚至於左氏內外傳而流為衰世之文戰國繼以短長之策孟荀韓莊之書奇横恣肆雜出而左氏之委靡繁絮之習泯焉無餘矣此一變也自是先秦兩漢文益奇偉至兩漢之衰體勢日趨於弱下逮魏晉六朝而文章之敝極焉唐興諸賢病

之而未能草也迨貞元大儒出始創為古文易排而散去靡而樸力芟六代浮華之習此又一變也惟詩亦然自春秋以迄戰國國風之不作者百餘年屈宋之徒繼以騷賦荀況和之風雅稍興此亦詩之一變也漢初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以五言接三百篇之遺建安七子更唱迭和號為極盛餘波及於晉宋頹靡於齊梁陳隋淫艷佻巧之辭劇而詩之敝極焉唐承其後神龍開寶之間作者全起大雅復陳此又詩之一變也夫敝極而

變變而復於古誠不難矣然變必復古而所變之古非即古也戰國之文不可以為六經貞元之文不可以為兩漢明矣今或者欲狗唐人之詩以為即晉宋也漢魏也豈學古者之道論哉余嘗譬之富人之室其子孫不能整理日即於壞廢後有富人者居之閈閎崇如墉垣翼如非不霍然改觀也然尋其途徑則非問其主人而支派已不可復識矣夫六朝之頽靡固亦漢魏之支派也唐人之變而新之其霍然改觀固然矣無亦富人之

代居而不可以復識者矣故文敝則必變變而後復於古而古法之微猶有黙寓於所變之中者君子既防其漸又憂其變也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詩之選葢其有見於此深矣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遞嚴而遞有所録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葢以齊梁陳隋雖遠於古尚不失為古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為畛域成其為唐人之詩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

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不失於古云爾先生之選七言體七言雖濫觴於栢梁然其去三百篇已遠可以極作者之才思義不主於一格故所鈔及於宋元諸家至明人則別有論次焉學者合二集觀之以辨古詩之源流而斟酌於風會之間庶乎其不為異論所淆惑矣集中分別部次具有精意已見先生自為凡例中不備述

朱竹垞騰笑集序

騰笑集者友人朱君竹垞所自名其入仕以後文也余癸丑在京師葉文敏公得君集讀竟嘆曰古雅固所不論尤難其無一語夾雜是時君方襲處士服溷跡公卿間文敏所嘆為其能不為世俗語也後君起制科聲譽焯然自貴公豪家五方游士無不欲丐一言為重君伸紙舐筆日盡數牘或非其雅意所欲為倦則隨手應之咸足其願而去以此積文至多君裒為集若干卷示余余曰是不可以負文敏為削其冗長者存僅十之五六

既取而觀之則精彩血脉煥發呈露有若嶄然而高者出於層霄之上而冽然而清者決於重淵之下蓋積君十餘年之窮蒐博取與其所內得之於心者日新月變雖不難追古人而與之並顧其雅尚所寄一往以深耿耿然有不與塵俗俱泯者視文敏之所讀而嘆者無以異也君曰王通云心跡之判久矣心不可以衆喻也然余自知之子亦既知之矣夫迹者人之所徇而羣耳而目之者也吾姑托以名吾集而庸以自晦焉可乎余曰

然

陳其年湖海樓詩序

詩雖所以吟咏性情然亦可以考其人之里居氏族與其生平遭際之盛衰君臣交遊之離合而人之一身有先榮後辱有始困終遇若此其不同也則其性情之所見亦各異焉余歷觀前世詩人自建安王劉輩遭漢季失馭羇旅歷落有憂生之感下逮六朝分裂之餘衣冠失職往往播遷為羇囚唐自乾元光化以後則一時文

士抱其卷牘以外依方鎮於幕下者所至皆是其間強弱吞併出彼入此曽不容瞬士生其間譬如蓬秋風之簸於狂波萬折之中轉輾洄洑及於淪胥而不可止此其可悲者也自余之讀陳子其年之詩識其所遇以想見其為人而及今之邂逅於廣陵也已十五六年矣其年生長江南無事之日方其少時家勢昂盛鮮裘怒馬出與五陵豪貴相馳逐狂呼將軍之筵上醉臥燕姬之酒肆其意氣之盛可謂無前故其詩亦雄麗宕逸可喜

稱其神明及後遇四方多故夾江南北殘烽敗羽驚心動魄之變日接於耳目廻視向時笙歌促席之地或不免踐爲荆棘以接冷風故其詩亦一變而激昂欷歔有所愴然以思愀然以悲時入於少陵沉鬱之調而不自知亦其遭時之變使然也其年起謂余曰余所裒集自十七八歲始更今幾三十餘年始得詩凡若干首然則其年之性情見乎此矣既而反思前代之人其遭時不幸至於顛隮失所及天下始平干戈不用而文士出而

斯人已窮困以老或死不及見矣豈非其命歟若陳子則年始强仕足以身遇太平遂其懷抱夫志和者其音樂也於是又將變其激昂歔欷者比於朱絃疏越以奏清廟而儐鬼神而出於前代詩人之所不及見則陳子之於詩殆將終身而已

嚴蓀友詩集序

無錫爲縣居藊常兩郡之間居是地者往往出爲天下偉人貞士而其爲詩者自南朝湛茂之唐李公垂以来

亦代有聞人有明海內詩家體凡數變北地信陽瑯琊歷下竟陵代起而新其製本如雲嵐之出沒於山谷間聽其自起自滅可矣而竭蹶以馳者至謂能窮日之所入而不知其將道暍而死也獨錫山風氣頗能不詭於一時之好尚故其詩之可傳者常衆亦由其人之性情能不為浮薄之所陷溺而然也余往在吳門見有所謂秋水集者其詩宗黃初建安以還五七言近體時出入於温李之調蔚茂而婉麗卓然能自成家者也在錫山

始知為嚴子蓀友作蓀友為人蕭散沖悒意氣浩然有國士之風宜其必能為詩而為詩則自不陷於浮薄者余既喜得蓀友蓀友過余亦交臂歡甚念當別去於是屬余為序其詩以余之顓愚不諧於俗雖久遊四方熟嘗人情變態而志氣硜然愈不可易故人無論貴賤嘗視以為難近獨君能暱就於余而不余怪則其性之不移於風氣可無疑也余固拙於文辭於詩尤不能工顧獨嚴於論詩以為世之風從波靡者皆無與於詩人之

事故余雖不能為詩而一時之名能詩者亦終無以奪焉然獨心折於君之詩至此則君詩之能不涸於習俗而足以取信於天下者亦愈可無疑矣而君不亦益知所自重哉君富學殖所著詩且日多余取其已輯者序其端

王黄湄過峒詩集序

今京師以詩名家者稱兩王先生其一為新城阮亭少詹而一則郃陽黄湄給事也新城詩最富集成者數種

牢籠百氏不名一體於是海内稱詩後進各隨其意之所指而趨之皆能自超風格有聲於時然新城數稱邰陽給事詩不去口嘗令其從學者往就之甲子歲大比給事奉文典試粤東事甫竣而新城復使祀南海兩人所過留題山程水驛登臨宴賞酬和之作落筆都為人傳頌嶺表詫為盛事比新城北旋余告歸省而都下之言詩者乃專歸邰陽過嶺集者其奉使往還時所作也惟古之君子一出入不忘其君而古者諫無專官行人

輶軒所至采輯風謡上之太史則十五國之風所為褒美刺譏以感諷乎君上者莫不有諫之義焉當給事之任也楮墨流傳達於甲帳

主上數對從臣嗟嘆其才以今

廟堂之宵旰求治而所取於給事者豈獨以其文辭之善哉意其平日敷陳披對讜言正論必犂然有當於

聖衷者故因詩而知其志之所存也然則給事之詩之志可知矣是集所錄雖僅百餘篇其藹乎忠孝之情何

其不殊於風人之旨也

天子誠得而諷詠之則蠻荒萬里之外民風土俗政治得失可以一開卷而瞭然於心目之閒其為益豈不大哉新城前示余粤遊諸咏余覽其大意粗不相遠而給事諫官也余於是篇尤致意焉若其鋪陳排比腴詞逸韻為學士家之所愛賞摹擬而不能釋者此夫人之所共知而余顧有所不暇盡述者也

史蕉飲蕪城詩集序

鍾嶸論詩起東京及江表大抵盛衰三變而其由衰而之盛也必有英傑為之領袖若陳思陸機謝客是已自元嘉以後文體綺靡至唐而陳正字振其頹波及五代之餘迄乎宋初西崑之體盛行而王元之歐陽永叔歸諸大雅是數子者豈獨其才之有殊於衆哉其志氣堅定不為時俗移易所謂世人之無常而徐公有常也故余每論詩取其不為世俗所移易者而已以吾之有常勝彼之無常殆久之而無常者既定風氣漸有所歸而

隱操其移易之柄者常在此不在彼今世稱詩家上者規模韓蘇次則撏撦楊陸高才橫厲固無所不可及拙者為之弊端百出險辭單韻動即千言街坊讕語盡充比興不復知作者有源流派別徒相與為聒噪而已於此之時而有擷王孟之遺芬標錢劉之逸韻思以大變乎其積習譬如披凉風激清流以灑執熱而拂埃壒使人怏然不知煩懣之去體其有功於斯事何如耶余讀廣陵蕉飲史先生之詩而知風會之有所歸也先生五

言古澄淡精瑩直窺開寶風格七言古調尤能兼乎漢
魏樂府被以新聲近體取裁豐贍湔削清警總之無一
塵俗語讀其詩而接其人泠泠有世外之賞先生為人
散朗孤岸脫畧形跡故其詩飄灑絕俗亦如之其同時
相唱和者湯編修西崖兩人氣誼詩格頗相類皆所謂
有常而不受移易於世者使仲偉復出品題其詩以次
於古作者之後必有難為主客者矣

遂初堂詩集序

韓退之論書謂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書焉發之後人嘗取之以論詩而其言情炎於中利欲鬬進然後一決之於書與夫淡泊相遭而頽墮委靡潰敗不可収拾審是則退之不得為知書也夫書之入神惟其垂縮往収藏鋒不露能得意於行墨之外耳張伯英王逸少風流標格高出世俗故其書亦妙絶古今而豈以求工於劍拔弩張之態哉推此以觀古人之詩陶淵明左太冲張孟陽韋蘇州白

樂天其人品皆高潔薄於世味故其詩亦閒淡真率稱其生平至如潘岳之乾没沈約之詭譎唐沈宋之躁競雖其才高辭麗令人讀之索然無餘思者不得澹泊故也不澹泊則志浮動志浮動則本不立彼既惟利欲之是求而復返於性情之正哉夫惟澹泊是將者爲能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翰墨馳騁無適而不可歷觀詩人鮮不以此爲重今石峰先生其幾是者歟先生弱冠能詩丁時板蕩放浪山水有浮游於塵外之意後廻於大夫

之命出應科舉浮沈州縣十餘年復田郎署視學齊魯計其所涉歷是非利害紛紜日變於前而其脩然塵外之意所不與世故汩没者時時見之於遇物感興之際故為吏則所至稱治有循良之稱視學則師嚴道尊士風翕然丕變於古不知其人視其詩則皆可以一吟咏而得之也先生自山左歸懸車不出坐臥半隱園中中為霄漢樓左瞰大江石晀龍川百子諸峯羅列几案與故人憑晀其上飲酒嘯呼絶不聞戶外事而且詩益恢

奇宏放不可以一律拘吾以是益知澹泊者之於詩為能發舒其性情之正而情炎於利欲氣沮於得喪營營者之不足以與於斯也聞先生年少積詩最富遭兵火散失所存僅若干首長公田子大行編次成集以示余屬為序亦先生意也田子又示余先生手抄杜詩二卷蓋先生守磁時嘗得明趙邸北宋賜本閣帖至老猶臨摹不輟故其作字遒逸得晉賢風致有足與其詩相映發者

十峯詩刻序

自余少時即知梁溪有錢君者既因緣人事舟楫往還曽不得一顧而問焉記癸卯秋將適潤州泊舟西郭下憑艫眺望見江流抱城縈迴如帶山色蒼翠隱映數里外其左右疎籬脩竹隨流曲折俄有小艇從水門出列坐四十人中有良絃急管之聲亂夕陽而逕渡余目送久之默默傷嘆居人之自得如此而余以貧賤奔走去惠山咫尺耳無由一至其處又還望君之廬則未嘗不

以為深恨也比再至吴門君辱書及詩於余屬為之序其高弟秦對巖太史長者也每與余論文則曰吾所聞於師云云又曰吾師吟子之詩亦云云然則君之於余深矣宜乎余之始慕其人繼讀其詩而益為之咨嗟嘆息不已也初余觀君詩疑若不經意以出者及讀其自序所為十峰集格凡數變要之以真至為宗則其屢變而益上以求當於風雅之旨者不可不謂工且久矣余故特表出之以愧世之言詩者且以志君之於余其不

相識而相知之深有如此也他日過惠山之麓飲清泠之泉讀其詩而一樂焉亦可見人生於朋友山水之趣均有得其自然者初不必身至其地親與之周旋而後快也

李司空詩集序

詩之必本於志令學詩者皆知言之矣顧其勢有不盡然者貧士終日吮毫為人客作何與己性情事而承明侍從之臣珥筆左右鋪陳美德莫不鏗鏘其辭黼黼其

章以言寺應制則工矣然此昔人所謂金華殿語無關至極者也惟夫身居廊廟之中心寄江湖之上其意之所之往往與山水景物別有領會斯則蟬蛻塵埃而蕭散閒淡與比興為近者也己巳年今大司空廬陵李公嘗被

命出祀岱嶽望祭東海輶軒往返得詩數百篇頃又合癸酉在京所作為一集辱以示枲惟公碩德鉅望簡在

帝心將命祇肅奉職匪懈有古大臣風節非如世之爭

工於聲病間者乃具興會所發抉竒呈輿有專詩家鏤心刿腎所不能到者而約其大㫖一以冲淡爲宗至讀所謂醎菜二十首則羔羊大夫正直節儉之風宛然可見蓋公久宦京師未嘗買第而居僦宅湫隘嘗兩嵗三徙都人士皆嘆息歌咏其事迹其襟懐所寄非所謂蕭散閒淡而與凡興近者與嘗疑諸葛武侯之在隆中抱膝而吟梁父一曲耳後爲相封侯竟不聞有吟咏之事然其自言寧静淡泊此其相業所存亦即作詩之本也

若武侯可謂深於詩者矣公物望方新旦夕揆地要其事業文章本領在是讀公之詩者當於此乎得之

趙文饒詩集序

嘉定趙進士文饒先生需次家居赴師友之難被吏牽染幾殆事既白上名吏部部持之甚堅未得用其同年友唐東江儀部招與同寓去余寓咫尺於是余三人者嘗相過從論詩無所不盡要自不與外人同集前後詩凡數種屬余論定趙子之詩廣博奥衍氣渾以醇溢為

奇怪如頡文籀篆三代之敦彝恣突如崩堤勁健如屈鐵一言以蔽之曰古而已或謂趙子近體大半姸美不可以古概之余曰夫深山之大木百圍輪囷轇轕狀若神鬼春至發榮滋生繁花彩艷掩映風日凡草木之麗者不能過也如此可謂之非古乎疑者乃服然趙子詩愈古身愈困彼爭新競艷於字句之間者灑然自得過而不問者相輩也洵古文直無用於今世獨吾與東江讀之嘆息而已趙子幸自愛古道其終不可泯也世復

有吾與東江者而力能振子之詩則此集將不為風氣先哉

徐芝仙出塞詩序

徐子芝仙善為詩前年王師北征芝仙亦以書生衣短後躍馬出關經榆林土木登祁連涉瀚海南望北斗跡明文皇之用兵處所歷砂磧險巇剽將健兒喘汗不得前芝仙方緩轡縱觀哦咏自若嘗夜經古戰場見燐火蔽空如流星萬點乍明

倐滅中有巨火獨明甚衆燐隨其廻轉若將領指揮之狀俄聞鬼哭啾啾漸來逼人特為詩弔之其詩一往雄健如快馬斫陣勢不留行要必盡寫其意中之所得而止至遇奇花怪石土風詭異瑣屑攟拾徧饒有風致古稱鮑明遠岑嘉州工為邊塞之詩如芝仙之以歌咏代紀述前人所未見也余備員史館見今一統志外裔考數年排纂未就幸採掇其中數條工之亦足資博覽之一助云

樵貴谷詩序

文章必有為而作故作之為可傳而其傳為可久余嘗苦為人詩序既立戒以謝客而求者猶請之不置不應則怒應之無訣辭訣不稱其意則益怒故今為人詩序大抵怵於人之多怒而無所為而作者居其大半吴子與余遊幾三十年余素服其篆籕之工不知其能詩也客有刻其樵貴谷稿者一日吴子以貽余余開卷覺其有異竟讀之則益嘆其異以為今詩人自新城王阮亭

沒後少有類此者因不待其有請而許為之序大抵吳子之詩尤長在五言才調鮮華渉筆渾渾入古不必借逕於中晚兩宋以洗滌其塵蒙之氣要與今之規模初盛者區以別矣蓋其不欲以詩自名故其於詩自非内有動於中外有觸於物則不暇以為為之且不暇而猶蘄於人之知之者乎是則吳子之詩之所以不可及者雖然客既為吳子刻其詩余今又為之序以文之是儵與忽之相遇於渾沌之地也吳子其亦善自計矣

周弘濟臯懷詩鈔序

同邑友人周君弘濟中進士三年攜其詩卷來京師謁選與余談終日言詩益妙而頗見其有厭薄為吏之意余退謂人曰周君之於吏治也蓋有餘客曰何故曰夫吏道至今日稍雜而多端矣而縣令尤甚彼欲為之者如此其急非果能為天子牧養小民也有入貲縣官朘民之膏厚自取償者有多端設施㩁武健勝任者有好意嘔喣善事上官邀聲譽者要之始終經營一官而止

耳此外畧無餘意如此生民安得不困乎今君之視其官也蕭然若無與而應之泛然如不得已其不剥民以自養生事以立名尅下以奉上可知去此三者而民之受利已十得八九矣或疑其以好閒廢事余驟讀君之詩冲淡閒遠誠有落落如世外之人不可近者顧其中寄託深遠常嘆司牧失職閭閻虗耗飢寒勞苦之不恤而王徳之不下究閔閔然有不任其憂者故知君非無意當世人也子美之詩史樂天之諷諭其中寓意無所

不有推是道也以及於天下斯民其有濟乎而何區區一邑之足為嗟乎奔利鶩名滔滔皆是君之道誠難矣獨絃哀歌激太古之音以邀里耳之聽其能不嗑然以笑者誰與吏治之不古詩格之日下有嘿同氣機者焉余撫此卷蓋不勝感慨係之也

張聲百秦遊詩序

同年友張子聲百寄余秦遊詩前後二集秦遊者張子覲其尊甫觀察公於西安使署所作是行也自燕歷晉

至秦二千四百里中更太行井陘極天下隘險處行旅之所掉慄眩顧而不敢前者張子獨意氣迅發快馬馳上下坂觸目會心口占筆記及乎登華嶽望大河臨終南肆眺於鄠杜灞滻文武周公秦漢以來之所經營處而發為咏古之詩至二十篇所述古今事變與夫名臣碩儒隱逸詭怪之跡多矣其辭氣飄渺恍惚若不可測要其寄興所在求之嗣宗以下射洪曲江以上各有其磊磊不可磨滅者而聲百為之坦懷古誼向朋友抒寫

無所不盡俗人或不能知之而余知之獨深因謂其詩
之無愧於古人者亦多得之此也去年津門讀君仲兄
逸峯詩喜而為之序既又贈詩相訂入關余既以事不
果行自嘆此生老矣無復再往理經年悒悒繼得是卷
讀之恍若身至其地而親與之馳騁角和於其間也豈
不幸哉今聲百將以季秋之杪復覲觀察公皖江計其
山川經歷大抵皆逸峯詩卷中所流咏地也聲百遊吳
詩從此當益富即逸峯秦遊諸什聞亦盈帙矣兩人之

詩皆得南北江山之助觀察公從而寓目焉一時父兄師友之樂概可想見余之序其詩將不一而足也古有嘆老疾俱至圖畫所經歷名山於室中以當卧遊者余以君家棣萼之詩資卧遊之勝比於古人差謂無恨矣

蒙木詩集序

居京師作詩多苦俗下應酬失雅調然古人之傳未嘗不以此也孟郊曰文章者賢人之心氣也心氣樂則文章正心氣不樂則文章不正當正而不正者心氣之偽

也令人横方寸地以勢利裁栅其中盡天地清靈之氣不足以入之則其出也為涸濁腐餘所以中心慘怛生病造熱者鮮不以此也居京師既苦塵雜又益以此物終日聒噪其間令人懷抱至不得開今觀歷城鍾君詩其得心氣之正者與其能釋吾懷抱而使吾目之昧者廓然如覩雲錦之章而聽之獎者哂然如聆鸞凰之音與君之詩所與俗應酬亦了不與人異然何其與古之作者相似也聞君里居安貧嗜古其至都也屏跡破廟

中不妄交一客及所與遊必天下賢士大夫其為人如
是則其於詩也有不然者與故心氣既正即日應酬不
害其為可傳也不然者望塵投拜終日乞憐雖對清泉
白石而吟求其無俗不可得也

清苑令吴君德政詩序

漢薛宣為左馮翊奏粟令尹賞與頻陽令薛恭換縣二
人視事數月而兩縣大治今順天巡撫郭公用是道也
以激揚吏治郡保定當畿輔西南道撫道所駐劉亦漢

左馮翊地也尤繁劇難理始令吴君治廣宗以稱職聞廣宗僻遠小邑未展其用撫軍遂拜疏調君清苑君至威恵並施一時老奸宿獘刬削藏匿訟庭寂然而案無滞事由是頌聲大起咸戴令君之賢以撫軍為知人也余聞而深嘉嘆息竊有進者以為令天下府州縣大小繁簡至懸殊也法有調用固善然當著為令又于調用中稍寓古遷轉之意峻其品級增其俸秩異其考成待其課績有效則優以不次之擢如是雖同一守令也

大小繁簡之制判然有別人得自見其長而得人為易矣守令得人天下清和咸理不難致矣巡撫雖不得豫廟堂之議亦何惜不為百姓一痛切陳之矣

陳濂村詩鈔序

自去年丙子及今年丁丑春

大駕三提師出塞親征不譓掃蕩漠北振旅而還廷臣獻賦頌述美

上功德者以百數獨今大司農澤州陳公所進冊為

皇上亟稱賞於時長公濂村先生方選授庶常先後奏詩五言排律四十韻七言近體十六章皆冠之序都下傳誦為之紙貴大抵公詩鋪陳盛德則清廟緝熙揚厲武功則江漢常武尹吉甫之著作也而庶常序辭典贍有風則媲美燕許詩格整麗叙事詳核大歴才子之遺調也

天子常稱公有子顧以年少逸才於散館日用

國書特絀其名第將試之以民事蓋

皇上於司農公相待不啻家人父子然於其子弟所欲曲成而裁就之者其用意深遠有非愚賤之所得而窺測者也其獲以編纂隨侍司農公辱引為忘分交者十餘年尊聞集成嘗屬為序言暨奉命進呈而蕪穢之文亦得上塵甲帳經寓目焉庶常不久將復入為侍從典校中秘其文亦當貯在延閣廣內之閒余之衰鈍復得掛名其末此公家兩世濟美之盛而皆余之所藉以不朽者也

白燕栖詩集序

予獲交問亭先生即請余為白燕栖記諾之而未就者行十年矣白燕栖者先生讀書之齋以嘗有雙燕來巢其色皆白故異而名之以此余初至其所於時春也野卉雜花蔓閙庭除紅白滿地次年再過之庭前兩揄被霜風吹索索有聲落葉侵入屐齒牕外蘚花被砌蝸涎緣壁左右視不見人佇立久之始有雙蹩躃老閽來看客而入殆忘其為王孫朱邸也此則白燕栖之大概余是

時不待讀其詩而知其澹蕩有意趣深于詩者也今年二月先生出其詩數求序復令余一一展讀而次第之雖一字句未安必停量再四定去留焉蓋先生為人標格既高而又濟之以研摩之力加之虛受集益宜其詩之清麗閒遠直似古人且日進而未有已也昔人論詩謂遊不出五百里者不足以極比興之致今先生禀長白之奇鍾天潢之秀朝請

闕下閒行郊墅非有幽深汗漫瑰特之觀足以暢發其

心志也然一下筆輙居然有重山疊嶺烟雲廻洑之勢由是觀之使李杜王孟之輩不徧遊名山水歷覽奇勝將不得爲諸公之詩乎故知立言家所貴其神明超俗耳語曰不善遊者務觀其外善遊者務觀其内蓋耳目之取資者有盡神明之所含蓄者難窮此有待與無待之别也

高户部詩集序

舊嘗往來樵李得徧交其中賢士閒子修高先生名最

久然至輒不相值已而先生舉進士從官河北十餘年
後遷郎署來京師余適還里比余再入都未數月而先
生喪車已就道矣時聞先生為縣及州守有惠政終以
不得一識面為恨今年長公涇縣君孝本字大立初謁
選吏部僦居與余邸纔隔垣余久慕先生之賢自嘆已
矣終無由一見而涇縣君文行超軼有謂余彷彿如有
先公者幸不余鄙辱與之交至厚一日問及先生君縷
述前後為守令時事言無溢美事實完備余欲瑣錄之

如唐人之傳何易于元紫芝者而君出先生遺詩一編命為序余讀之終卷益知先生之為人淡泊修潔恬於聲利於其詩見之矣於涇縣君得彷彿先生之為人又於詩得先生為人之髓之深然則余雖未見先生視世之所稱為先生者或未有過於余者也迺可無一言以序其垂世之文乎先生之為内鄉也地與襄陽接壤始至當兵火後村落無十家之聚綏輯再期流民四集烟火相望為安州發倉賑飢不待報聞輒散民無道殣其

他政稱是以故雨地百姓及隣縣所嘗攝署地無不戴之如父母於其去扳留之載道沒而赴京弔哭者不絶於路也蓋自先生為守令十一年未嘗携家到署去任囊衣簏書自隨而已清苦過人亦其天性家居時與禪僧詩友相習時襆被宿僧舍累日忘返生平獨行已意亦不以忤俗故其為詩一以雅淡為宗匠心獨運蕭疎閒遠而自與古法相合視世之角立家數喧囂於唐宋之分界者無有也余之自謂得先生之深者以此涇縣

君又示余樂春軒詩樂春軒者其隨任上谷臨行所作絶句三十餘首以視先生之詩無以異也然則君之為政于涇也有一不如先生者乎古有以循良世其家者相傳有理縣譜猶未免俗吏之為若先生父子之於詩其為譜也大矣

綠楊紅杏軒詩集序

文章古稱韓柳尚矣若韓之於詩硬句排奡横騖别驅以文為詩者也今之言詩者爭趨之而獨以蕭散冲淡

為柳詩之宗自非山林老退躭閒寂寞之士則未有究心于此者余以為蕭散冲淡固柳之所以為妙而柳之長篇古律縋險出奇七言古詩鍛錬精刻實不主冲淡一家若其酬韶州裴使君諸詩之用險仄韻遊南亭敘志諸詩之出奇無窮固非退之不能辦而漢家三十六將軍長歌之排突雄悍尤與退之爭勝于毫釐者也學柳不先識其似韓者而遽求之於蕭散冲淡將有如韓之所謂頹墮委靡不可收拾而詩家之崢嶸氣象索然

無餘地矣昔人論韋應物歌行初亦放縱後歸平淡韋柳一體也故學韓而工者未有不可以為柳者也蔣子静山詩學初亦本於退之旁及子瞻人見其詭譎而横厲夭矯而放溢莫不以為韓蘇之接武矣而余獨舉柳以為言者以平淡必本于絢爛雖子厚猶然蔣子盛年壯氣其才之浩瀚肆出不可遏抑宜有如是者又安知其融鑄之久不歸于蕭散冲淡不止者乎是始終善學柳者莫蔣子若也且蔣子生長子厚之鄉聞見相熟也

吾知其於兩家之詩必有能會而一之者矣

野香亭詩集序

夫人之有懷也言之所不能盡則見之于文辭書之于冊而已見之於文辭書之于冊而猶有所不能盡者於是乎有詩以道其不能盡之情蓋古之人有有其聲而無其辭者矣聲之所感雖辭可以不設未有無其聲而可以詩者也故余之論詩必以意為主以身為用嘗薄毛序鄭箋不識詩人比興之義惟朱子集註略轉換一

字句間使人反覆吟咏自有感發此為得之葢作詩之體至唐畧備論詩之法至朱子而始明余每自信其言不妄向讀諸城汪中允詩嘗舉此序其首又於中允所見野香亭詩集野香亭集者為合肥編修丹壑李先生所著編修之於詩也既本之于今相國家學其冥搜心得取境近而藴義遠有陶韋王儲之風至其才思所溢間旁出于韓蘇諸家特用以開拓其境界而已不以自詭其法也余尤喜其樂府古淡婉切迴環可誦雖張王擀

筆無以過也以為詩必如是則意與聲會始可以返而復之古蓋嘗屢言之云爾編修謂為知言即屬余書之然編修以名公子年少登第滞史館十五年泊然無競進意其所寄興八九常在酒鎗茗椀山村水野之間宜其風格之超脱如此至其經途觸目凡田家疾苦吏治清濁與夫南北風土之險易厚薄無不習知所以感切諷諭而發之以忠厚之旨傳之以和平之聲者又不一而足古觀人者往往于其人一吟咏間知其有以天下

為已任之意若編修之詩之志吾殆不得以詩人命之已

谷園續集序

今河南提刑按察使茨村胡君為贈少保少宰宛委公令嗣胚胎前緒年少稱詩向有以谷園集見示者序者稱其飄逸清新是已頃余留京師有使從中州來投詩五言三章發緘得谷園集一卷辱不鄙命為之序而詩以致其懇勉之意按察君自起家郎署歷官武昌歷下

十餘年今其續編起自己巳歲南返會稽上先塚移節河東及還梟河南之作纔五六年所遊跡半天下更歷事益多所得詩幾千首大抵馳躪於少陵之閫域視前所謂飄逸清新者一變矣其尤致意者自以少遭孤露僑居薊北又內艱新闋纏綿桑梓之慕悽愴蓼莪之感往往連什累紙使人增欷嗚唈不忍竟讀抑非獨如是而已每所聞

朝廷寛大之詔及創行諸彧典輒次第其事頌述之疾

吏貪墨惘俗澆敝亦時時託諸諷諭此則彷彿於昔之稷契自許者由其道可以施於為政則君今日之明慎用刑聲譽焯然外臺其諸得于詩教者深歟昔舜之臣二十二人所與舜賡歌於朝者唯作士之臯陶一人而已二十一人者無與也蓋温柔敦厚者詩教也臯陶之作士以之使人皆知温柔敦厚之可以作士而明刑弼教則無論三百篇也彼律令格式凡所以殺人生人之具莫不有風雅之道存焉惜乎俗吏不知所以用之

而後世能詩之士昧於其本又薄之以不屑為按察使君之于詩既見之為政者如此其入而侍從左右歌咏明聖德娩美風雅庶克踵于前人

一研齋詩序

吳章得罪而門人不敢復名其師説張禹為相封侯人傳其論語章句而餘家浸微文字之聲價以勢利為盛衰自古而患之矣始櫟園周司農以雄沈堅峭之詩倡起後進為學者甚衆及司農失勢稍稍去之今死而

言其詩者或鮮矣今讀吴子介兹前後二集詩展卷未終其雄沈堅峭之色望而知其為司農弟子也介兹當司農盛時不為熻熻熱今去其死時三年詩雖變益工然守其家法每論詩稱欒園不去口及其嗣君交久而彌篤介兹誠貧士使其得志𢹂利權于時其肯違行易心棄生死之交翻手下石哉書曰詩言志若介兹之詩之志不獨今之學士大夫媿之亦遠勝于古之人也

陳集生詩序

文章之道古人雖謂有得于山川之助者而朋友往來意氣之所感激其入人也更深予所見于三百篇者如風雨凄凄鷄鳴不已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之類其言皆至深婉足以發人之性情而動作者之思然在春秋時列國儐介往還所至必賦詩贈答誼至殷勤然特以取諸古人之成什已耳未嘗必欲其自已出也而漢時稱公卿好客有汲黯鄭莊汲鄭皆不聞能詩終西漢之世河梁執手寥寥數章而已而宴餞投贈之作頗多得之

建安以後何也毘陵陳子集生嫺于詩尤好交遊旦日出過存諸公間脩脯之贄鷄黍之設日接乎遠近不以貧故少廢以是其知交日親名日聞而詩亦漸積至若干首本之于意氣之盛而發之為和平之音殆近于孔子之所謂可以羣者也陳君得此亦足以自雄矣然令海內言詩者日衆予意必有卓犖命世之才足以含跨往古而領袖來兹惜予特迂踈寡合其蒐取十不能二三若君之博聞廣見而猶謂無所得焉豈其理也與君

居甚久君即不暇為詩以遺我鬓君之所聞于賢士大夫者盡為我取酒斷章而賦之吾將以附于三百篇之遺焉

吳虞升詩序

吳門吳子翊自弱冠從其舅氏京師其為詩雄麗排宕與作者上下所至名公宿儒多樂與之游相唱酬若兄弟然然其意黙然殊不自得也予聞之其先曾祖都諫諱之佳者當萬歷朝儲位未定有旨册封上所愛鄭氏

為皇貴妃時宸英曽祖奉常公給事户垣首抗疏力争不可且請早立東宫上震怒謫雲中尉從此淪落三十餘年而都諌同時亦相繼與張公棟葉公先春論儲事削籍歸伍世所稱東吳三諌者是也然先奉常至光宗時被召内遷雖不久復廢而都諌竟以點死惜哉自國本議起朝論各有向背門户之見紛然于是閹豎冦氛伺隙萌芽相為熾張迹其終始雖罪有攸歸而一時匪躬諸臣亦未免過為張皇以激成清流之禍況其間依

聲附和十百為輩此與巽時諸公建白之意何如卒至
夫没寢陵薦及京闕而光廟隆準之子孫與向所謂愛
子如意之子亦且與盆廷水火漂爍俱盡迄今鮮或存
者悲夫獨先奉常以垂老復起為璫黨薛鳳翔所擠巫
奉身退而都諫亦以早殁得脱于鉤黨至今喪亂之餘
兩家子弟猶幸不失其世守風燈雨館覊相對追念
數十年來君子小人互為消長之故與其所以勝敗日
累月積禍所從來宜其皆可為拊膺扼腕太息而見之

於詩不獨誌遊覽之壯觀爲一時之唱酬已也夫稱先民述祖德以相贈荅者詩人之志也昔子美贈閭丘僧詩盛稱其祖審言與閭丘之祖均同年蒙主恩爲榮然審言倖進女后之朝諂事張昌宗易之兄弟以罪死宜也即均亦無足稱者今以吴子之才發而爲詩使其屢爲之不止何患邃不如甫乎雖瞠乎後哉然其家世亦足以誇于子美矣吾與吴子勉之而已

夏無易詩序

無易夏子于古人之詩無所不讀然皆資以為詩之用
故其為詩益專而工于古人之能事亦無所不有性不
樂仕宦嘗再任視施州衛學當山水奇僻處人蹤斷絶
蓬藋蔚然輒收視返聽神騖八極戞然大放厥辭已復
捨去乘興遊京師忽持一卷詣予曰趣為我序而歸之
吾行南轅自此以往將無所不遊不復與公等接矣其
遊益勝其寄託益遠則其詩必益奇然予又懼其溺于
物外之觀無乃飄忽汗漫一往而不返乎將必悔其迹

韜其光而不耀則是集不可以無傳也

送高詹事歸養詩序

上既起詹事高公於里命之總裁政治典訓復三次扈
從
親征蕩平漠北中外寧謐矣會典訓亦告成於時太夫
人亦在京師賜第公乃上書陳情乞賜歸養大畧謂臣
母年七十有三生臣一子早歲孀居與臣伶仃相倚昔
在京項生一瘿醫藥罔效回南五載南方生長之地水

土和柔獲平復今來京重發氣衰少食無一歲之中痰
厥再三風燭不保思就故鄉風土或可再望消除少延
歲月臣荷
皇上厚恩自當夙夜匪懈勉修厥職惟是親年已逼桑
榆迫思鄉里為人子者隱而不告於君父之前茍且歲
月希叨榮進縱人見臣母子同居不忍苛責而臣清夜
捫心何以自安按律父母年七十以上者獨子許令終
養謹循例叩請伏乞

聖恩俯賜矜憐

上覽疏憫然越五日

温旨獎諭且進公正詹允歸侍養官署於義固無不可然老人意緒多戀舊鄉非獨其風土素習也凡親戚之往來室宇之洒掃與夫物產風味無一不恍惚入其夢想久失其意鬱悒悲思疾疢旋生若是者可謂之養志乎彼其忘親遠宦至老不歸以自干於律文之誅者又無論已故曰志養難也今讀公疏至誠悱惻務在先意

承志得親之歡心而已固非徒以一去鳴高者然下則

辭寵於方盛之日上則推恩於將去之時此其君臣相

與之際非古人所不一二見者乎蓋

皇上方弘錫類之仁於天下而公遭際明聖因得自陳

其私以無憾於古所謂將母之意用是恩數便蕃豈特

為公一家之慶哉於是變士大夫之風尚敦孝弟而化

浮薄崇退讓而重廉恥其在此行矣是日也太夫人建

八座之旌從列騶前導彩輿出國門詹事公緩轡從其

後供帳塡路萬目竦瞻喜可知也作詩文頌美者合朝野凡若干人而某特序以送之

汪中允秦行詩畧序

吾讀中允汪先生詩而嘆古風之於今猶未亡也葢詩者本古之樂章以志為本以聲為用志見於言而為詩其歌而有聲也長短清濁之不同於是乎三分損益其律而用之然後被之於樂所以諧八音而和神人葢孔子删詩三百篇皆取而絃歌之苟其不可以絃歌者孔

子弗收也後世樂經散失作詩者猶不失其意漢魏詩或五言俱反或全句皆平其律具在也唐開寶大歷以還而氣格與聲調俱備矣於是才人賦客吟咏脫口即播樂府凡稱為詩者皆可歌也今則不然目涉淺薄率巳自是無論市兒村嫗罵街誶室俚鄙之說皆强取而韻之謂之為詩此學究之陋借宋人以自詭者也揆於古言志之義可謂徒有其言而已不知何取於詩然且一唱百和呌囂滿耳其獘將使人束書不觀風雅道喪

此中允之所憂也中允姿力深厚秦行諸作陶汰既精效法尤古王孟之閒淡高岑之悲壯東川之宕激龍標之聲駿皆耽思窮研採掇其精粹其閒有未安則聽摭於同志或再三易稿至得當乃已推其意必不欲落開寶大歷以後一字詩必如是始可謂之正宗矣吾蓋以其聲得之也或曰中允之詩其盡于聲巳乎曰詩有志有聲數十年以前學者競為浮響者志失今時競為鄙俚者聲亡二者均病而鄙俚之病于今為甚矣古人

之論學其求于聲也蓋詳循聲而按之可以得其志矣故吾之所以測中允者微矣

馮梧州贈行詩序

自古詞人以文詠倡酬自建安鄴下以來無若京師之盛者而近時輦下詩學大熾尤古所未有其少年而才名最著者雁門馮君敬南其一人也君姿挺儁茂弱冠登第得徧交于耆宿大儒而講論研切以究極夫古作者之遺意故其為詩尤端雅有法度人皆以君才宜在

翰苑乃僅由中書出得梧州司馬以去鮮不為君惜者顧君自以生長邊郡足跡未及東南梧之為州當嶺外山水奇絶處都嶠勾漏閻所在有神仙遺跡道家所傳為福地洞天者吾皆得寓目而有之以資為吟咏之助其在兹行也諸君子顧不當以我為幸耶而作詩以寵我行也宜有不徒然者矣於是同游者聞君言莫不稱善遂相與誦述其山川之美道途登眺之樂如君之所自喜者而為詩以贈之終期其政成而速來者往往亦

見于篇盖朋友之誼當爾亦古詩人頌禱之體也余時未及與故畧道君與諸君子之意以附名于卷末

郭高旭贈行詩序

文士之運其塞之也甚易而開之也甚難余覽史漢經秦焚儒之後賈誼以布衣發憤欲有所更張而絳灌沮之趙綰王臧議興文學而太后不悅元朔初平津與天子協意定制始下郡國貢士之法開東閣以延四方之英俊當是時司馬相如枚臯莊助兒寬之徒固已布列

在朝其後嚴徐主父輩上書闕下言事者並衆廷及宣
元之際任用儒相一變而為經術西京之文至與雅頌
爭烈無他其時使之然也使生數君子于高惠文景之
世則不免于抱書淹鬱以老即其文亦不盡傳今班氏
藝文志所載辭賦諸家其在建元以前者殆十不一二見也
國家初定
世祖雅意右文然遺調四出吏士腰鞬而馳者絡繹于
天下一時文士猶未得盡達故雖以吾郡子高旭淹雅

閎博之才閑瓌堵深藏者亦十數年于茲
今上嗣位海宇寧謐無氛塵之擾廷議條復舊制詔有
司歲貢士如前于是郭子始得以名上禮部值今縉紳
在位多經術大儒孜孜汲引士類觀其用意非直漢公
卿比郭子以名御史子挾策遊京師此千載一遇也故
諸公皆為詩以餞其行慶郭子之得時諸公雖善為文
辭率浮沈里閈無足為郭子地今懷器以往以待賢公
卿之求而其道將益光顯焉異日有稱

天子讀其文恨不同時或歎相見晚者必郭子其人也諸公咸以是為言其知郭子也深矣卷既成而為之序

柯翰周餞別詩序

柯子翰周再遊京師覲其尊君給諌公將歸士大夫燕餞賦詩以贈行者二十餘人翰周亦自為詩一章荅其意令其歸數閱月矣余寓武塘去京師三千餘里外讀其詩如親見其賓主之盛歡笑流連而丁寧之又愛惜

之無已諸君子之于詩固可謂工而其于情亦綦深矣今
朝廷清和給諫公以老成宿望當
主上眷注每一封事出海內無不想望太平願炙其風
采而諸君子輻輳輦下相為引重又愛公子之才念其
別期其父子之後先繼美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非區
區供帳之設執手之感已也微公子能無眷眷于斯集
乎公子偕其伯兄寓匏前年往返南北有紀遊詩各一
卷余讀而愛之是刻成又將挾之南遊自衡湘以歷之

大嶺以南也吾知是詩流傳海内之讀之者慕給諫公之風采又樂其父子之繼美而京師承平日久一時勝流雲集飲酒歌詩風義之深厚巖居崛處之士必有撫卷長吟而不能釋然者余為之序竊幸附名其後

廣陵倡和詩序

廣陵為古淮南雄鎮方其盛也上林瓊臺楊柳之堤龍鳳之舸延袤于重江複關之間而相為縈帶諸公或建旌節盛參佐從四方奇士相與選勝賦詩賡颺太平而

異時如韓魏公之與荆岐數公者賞花置酒一時主客之集後先繼秉大政傳為盛事當天下無事時仕宦者得以其間從容於游宴之樂而述為詩歌民生其間何大幸也然而烟塵稍警則淮南之受兵必先鮑明遠所謂通池夷峻隅頹者嘗閱世而一見也而風嗥雨嘯之揚詩人之響或幾乎息矣然則詩人之聚非廣陵之所以盛衰而天人之治亂所從出歟前世無論自明甲申乙酉之際載經殘馘余時過其故墟蓬蒿蔚然淒涼滿

目如此者幾二十年矣太倉端士王君之同年友新城王君貽上來佐斯郡始稍稍披荆棘事吟咏用相號召君於其秩滿而去也以舴艋渡江而相與登昭明之樓尋謝公之宅拂磨斷碣按行舊壘一字之賞一石之奇必咿唔竟日而去故君之詩為絶句者至五十首殆浸淫乎供奉龍標而掇其勝者也集成以示余余讀之喜曰此其太平之徵乎蓋自是廣陵之風雅復振矣去年余客江北未嘗一詣新城陽羨陳子其年為余言王君

見予文輒嘆息以為作者今遇太倉亦云余謝不敢然兩君知余余敢自謂不能知兩君乎故於是集也粗述其所聞若新城之詩雖未暇合梓然其風流亦大畧可覩矣

賀王子歸娶詩序

王子年十九隨其父任淮北將歸娶於其鄉其同學賦詩而賀以送之者數人而請序於余或謂余曰古者昏禮不賀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者賀之

禮與曰奚為而非禮耶禮不云乎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蓋娶婦之家不可以是為樂而嫺戚之情則自有不可廢者然不曰娶妻而曰有客若謂佐其鄉黨僚友供具之費而已是其所以為不賀也曰予聞之鄭氏進於客者其禮蓋壺酒束脯若犬而已不聞其以詩也以詩賀亦禮與曰奚為而非禮詩間關車之舝兮說者曰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非今詩之祖與文王新得后妃而關雎以咏亦此物也然關

雖不過於哀樂故孔子善之車舝五章未嘗一言及於燕昵之私其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記曰詩之好仁如此太史公至用之以比孔子之德而今人多工為浮詞以相波靡失朋友切摩之義矣諸詩雖亦未免漸染於是而卒歸之大雅方之古猶庶幾焉

張弘遴制義序

余交張子弘遴十餘年所嘗讀其詩文而重之去年張子以貢入京師其所學益精議論恢張迥出時輩然余

尤喜張子制義見輒把誦之不置或曰此特張子緒餘耳子何愛之深也余曰不然夫八股之道微矣學者視為功令而趨之其體則敷衍經文詞不已出也株守集註義無旁雜也其習之相沿則有上承下逗前虛後實單行複序截章換字之法候氣衡纉傳神優孟似排而非儷體比論而無章法學者童而習之村師腐生一見便解萬一功令復新舉今之所謂八股者而廢之則雖曰陳王唐瞿薛之文於前誰復能辨其畦徑識其旨趣

者乎余故曰時文者速朽之物也至近世金正希楊伯祥吳梅村陳大士陳臥子黄蘊生諸公者出始博取先秦兩漢唐宋人以來之文大發之於帖括經史子集縱其驅策橫豎鉤貫無所不可而機杼自出一空從前作者此猶杜少陵之於詩韓昌黎之於古文顏魯公吳道子之於書畫古法雖從此一變而天工人巧則已極矣故此數公者雖其文不名為制義亦可自作一書以行而能使讀者了然自得於文字之外今張子既以其所

得於古者而沈湎於數公之文如此則余之愛其八股義也猶之愛其詩古文辭而已何疑哉抑明制重館選嘗間一舉行故以二陳之才而不得與若藴生則固其所不欲就也張子幸年少入窺中秘翺翔禁闥其與時著述視數公更當何如則余之愛而欲把誦之者又將不一而足也

李東生制義序

同年之誼自古所重迨制三年上春官所得士僅百五

十人比往額為少其留宦京師者不過三十餘人而已日相與遊處於百五十人之中數加少而情愈加密焉其尤密者意氣孚感若同氣兄弟然雖家庭委瑣無不可相告語者則蔚州東生李君之于余是已余兩人既暱就無間論文之暇旁及制舉義竊視東生年少耳乃諳熟經傳諸儒義疏如老經生其為文體兼衆家類非一時襲取可得嘗微叩其所以東生則手其文動容謂余曰某學力淺薄敢自謂其能其得有此以連受知于

主司者皆吾伯兄元生之教也始吾父為郎在朝以吾屬兄令督之成立而吾兄素精舉子業饟于學宮久矣中棄不事獨任家政躬侍養之勞令吾得一意向書其感其意攻苦異往時或偶病輟兄則就問所苦何若徐謂其祖父在堂屬望惟汝一人祖母及母早没非汝成立無以慰兩孺人地下汝不自愛為負吾吾不于汝極言吾負吾父命矣其聞之竦然雖困未嘗不力疾起也比乙卯名落副榜兄復詰其汝所學誠未至耶今倖得

而復失豈其有遺行耶視其形㦬然若不任其憂者既舉于鄉罷南宫歸誠之如前加厲今幸博一第而兄喜可知此所集若干篇為余十餘年嘔心所得亦觸手皆吾心血也子言足垂信願為我序其意而文之余以東生之兄之才雖自取高第不難乃辛苦成弟之名至不避勞勩不辭煩數必求副其祖父之願而後巳雖古所傳孝友者何以過此東生不以巳之得第為喜惟恐不列其兄之名于天下其兄弟之賢視古人俱可無愧然

元生之所望于弟者直科第耳今東生既釋褐服官如元生旨自今以往以身許國其責不更有大于此者乎使東生一不慎伯兄之誠不旋踵至矣夫前之勉東生以祖父之志一家之事也今之為東生期者必將為朝廷建大議樹大業此東生之才所優為者其責既鉅則其望將葢切是伯兄之為東生者無已時也詩小宛兄弟相誡之詩也首章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元生有焉其卒章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東生有焉余之視東生猶兄弟也昔北魏趙郡李産之兄弟相友愛隴西李榮至其門嘆曰此家風範海内所稱今始見之真吾師也顧與連類即日改名為勞之吾雖未見元生于東生所聞之也已熟不啻若連類矣此集一出為有識爭賞得無有聞風景慕如勞之者乎使人人學問知根本孝弟資於事父以事君則從來舉子浮薄之積習可以立變是未必非東生屬余之意也

李給諫東生名旭升初第時嘗屬其同年金會公檢

討為此序今失之而金君已歸里託許進士念中轉求余補作余久苦為人客作文字感其一家孝友為今世稀有遂勉成此以復於許君仍存之集中金名德嘉與余最善許名志進今赴任鐵嶺知縣

錢子文筠亭詩餘小序

少時與客為長短句亦不下百餘曲然讀周柳淫冶之詞心竊鄙之不能竟學後見朱檢討竹垞之論詞盡洗草堂餘習獨標南宋閒淡婉麗飄渺出塵之韻為詞家

正宗而以白石山人為稱首鉤脣褭舌冷沁心脾雖其境過清要自無一點俗艷以此於詞學亦不復心非而私怪今之為此者絕少也丁丑五月秀水錢子文特來訪余京邸出其所為莂亭集者索余序之余雖愛其詞無俗調然戒為詩文序久矣固辭於錢子已又介余同年友徐子个臣來徐子曰錢君竹垞快婿也子何可以無言雖然竹垞之論詞備矣錢子聞之既熟而於其所謂閒淡婉麗飄渺出塵之韻亦既極力摹擬而得其神

似矣余雖欲言何所加於是哉抑聞竹垞近林居於詩與文持論尤别余固嘗從事於斯兩者而皆未有逮子歸聞而婦翁之言視此藝當益成而上其必有以語我也

黄心甫自譜序

黄子心甫年六十有一而病自為譜以授其友人嚴子蓀友曰吾生平好學所手抄書數十種試於有司者凡六而卒不得志至此今病且草矣卒不幸以死後世誰

為哀我者子其為我請之姜子俾叙其端幸及吾之見之也予聞其言而憐之讀其譜大抵多生平交遊往還飲酒賦詩登臨嬉遊之樂而遇所失意處猶有憤惋不平之氣余聞心甫雖老病尚健飯可不至死然使心甫不幸而竟死是塊然之軀悠悠百年已同旦暮即棄捐之土中幸不為狸狢蟻蚋嘬盡然再過數十年將并其齒骼泯焉悉歸於無有與瓦礫同化矣尚奚有於生前之聚散離合愛憎喜怒即今視其譜中之所載得勢氣

談者幾人文彩炳蔚者幾人與心甫同而親異而讐者又幾人其存者尚有幾乎亦不待達者觀之而有以知其無異於浮漚之一瞬白駒之一隙也心甫著此而不悟則其神明鬱結於内形氣膠滯於外内與外交鬭而不已欲無病得乎且吾聞之二氏之言皆歸於養生葆性而吾儒之學亦有不與生死為聚散者孟子所謂平旦之氣邵子所謂天心未起者是也心甫何無一言及此心甫姑置是譜也而求之吾心湛然寂然之間吾

知其胸中將浩浩落落無一物之芥蔕而獨與其天者遊前此之紛紜酬酢皆於心甫無與也嚴子其嘗試語之而心甫試諦聽之吾知其病之釋然去體有不待其辭之畢矣

大興張氏宗譜序

宗之有譜有經有緯書堯典以親九族九族者註家謂自高祖以至於曾元此本吾一身先後推之故曰經禮大傳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

姻不通者周道也此本吾一身旁推之故曰緯上治祖
宗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是之謂有經有緯而譜法盡矣
自周歷漢及魏晉以來雖當南北朝橫潰分裂之際世
家舊族皆能講明譜法不失其世守至於唐之既衰而
氏族混淆收族之道漸微者譜學不立故也由明季迄
今又五十年其間變革之故多矣以是大興張氏家失
其譜今奉直君輔公至不能知其六世以上祖諱雖其
贈公兄弟伯仲次序猶未得詳蓋數經兵火離散失所

以致然今年春適余至津門奉直不鄙而與之商畧譜例本先贈公所手訂世次序自高祖以下列曾祖大父父與其子為六世是為本支又旁及其曾祖兄弟以至於從祖之子孫得八世為旁支等而上之順而下之本支為經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旁支為緯親親之道備矣則又於其成立者掇拾其行事履歴各綴小傳於後附之以封誥銘狀表賛家傳體例燦然足垂久遠奉直曰吾家自曽祖中憲公以進士起家稱名太守後中科

第者四五人掛朝籍者復數人今子孫散處或在大名或在河南幾不知存没將諜徧訪之未暇而其僅存者亦瑣尾不振吾經紀其衣食棲託有所婚嫁以時又揀其能者委之經營秀者導之學業凡以盡吾力之所能為者而已迹今之所為其得此於今世也蓋鮮抑余有為君進者大宗之法不講久矣始自贈公來津門則君適其別子為宗者君既能以其事力之所及盡其心以合於古收族之道矣若𠎝立宗法建祀堂置祀田設祭

器斟酌家禮而為之冠婚喪祭之儀待君子孫之繁衍則張氏之宗風北方士大夫家必有慕恱來取法者此厚風俗敦禮教而復之古之一事顧君之終勉為之也

山西試録前序

歲癸酉天下復當較士於鄉所司以山西典試臣列名請

皇上量材任使爰命檢討臣某及內閣中書臣某往

命下時為七月丙寅日越一日戊辰臣某即戒裝軺車

星邁無間晨夜至則將及瑣院與守土諸臣庭見備述
皇上興賢育才鄭重大典至意一時聞者無不以手加
額欣逢盛會既而惶悚受事各虔厥職時則巡撫右副
都御史臣某實任監臨紀綱整肅為内外率先布政使
臣某叅議臣某提調綜密按察使臣某監試有法爰進
提督學道副使臣某科試士幾千有奇偕同考試官臣
某某三試之臣再三告誡以天道可畏人才難得使臣
簡書在抱惟公與慎無敢不共時同考官十幾人各刋

精疲神焚膏繼晷十幾日得士四十人如額既出闈輯三場文凡二十篇以獻臣例得序書簡端竊惟國家定都北平山西實古冀州地雲中定襄飛狐之口犬牙恒鎮間不啻畿輔郡也故居其地者得京師之聲教為先而俊偉雄秀傑出之士又往往震發淩厲自春秋以來名著于諸侯之籍及漢魏唐宋至于今不絕而逾盛宜矣然臣所司者衡文之事也故不敢他有所援據而即以所聞於山右之人文言之夫文章之道不同

也其分派大約有四而今科舉之文不與焉太史公記事史家之文涑水通鑑為一例柳柳州經術之文閎博而未純柳仲塗元裕之為一例文中子中說理學之文薛文清讀書録為一例至於薛道衡王勃宋之問王維等辭賦之文其類猶不可枚舉是四者之於文雖有華實純駁之不同要皆能專工於所事各極其才力之所至卓然有以自立而不至泯没於後世此其最著者也然而詞章之士君子猶或鄙焉若今所謂科舉之學其

去聖人之道益遠矣臣顧樂為多士告者臣蓋有感於歐陽氏之說也歐陽修謂年少志盛方欲取榮譽于世則莫若順時夫順時者掇拾剽竊從俗下為文正今日舉子所深患而修之言曰天聖中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士大夫所為有彬彬兩漢之風矣蓋修之所謂順時乃其所以善復古者也雖然使非宋仁宗天聖極盛之時斥華尚正丕變風俗則何時之足云然有其時矣徒欲齊肩於兩漢之士此猶為未至也今我

皇上德協聖神洪闡經學頒講筵解義孝經衍義於
中外修闕里廟樹碑揭榜風厲學宫比之咸宋相去萬
萬諸士當此時漸染教化治一經應明詔由鄉舉上之
禮部具羔雁而見於公卿者皆五經六藝之言也其入
對
大廷者皆正心誠意學也其異日之服官任政者皆正
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朝講而夕究者也使其立志
不回銳然深造於道德將等四家而上之不難矣徒區

區齊肩於兩漢之士臣有以知多士之不屑也臣江右
末士竊幸備驅使一方得自託於以人事君之義是集
中二十篇者雖不足以盡一科之盛然其能順時合古
以不負所學者於
皇上惓惓作人之意庶或可藉手以告也惟時有事玆
土者例得並書

湛園集卷一